

生活

浮泛江河，十年守望

莫芝欣



“姚老哥——‘光荣在党50年’纪念章我们给您送来啰——”姚本亨一怔，脸上的皱纹层层叠叠地漾开。

他眯起那双岁月留痕却明亮依旧的眼，笑着应声：“哎，哎，我就来……”

江东渡口落在沅江边，系着辰溪县孝坪镇和泸溪县浦市镇。平日里，江东村每天赶往浦市镇的菜农和去读书的中小學生统共好几百人，逢农历二、七，可就更热闹了——两千多人挤挤挨挨地跨河去赶集。最繁忙的时候，300多米的宽阔江上，来来往往穿梭着10多只载满人的船，像灵巧的鸟儿，在两岸间飞来飞去。

而姚本亨，已经在江东渡口当了十年的值守员了。

姚本亨的工作能力大家有目共睹。他有耐心——

为了落实码头“六不启航”制度，每一次发航前，姚本亨都会细心查验，无一遗漏后才允许出航。他总是戴着老花镜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，才把照片传

到工作群里。

有一次，一名乘客醉醺醺地上船，怎样劝说都不肯穿上救生衣。他一把推开劝阻的姚本亨，怒气冲冲地指着他：“我就不穿了！你能拿我怎么样？”

姚本亨没有与乘客争辩，但绝不妥协。他顶着斥骂和抱怨，耐心劝说十几分钟，直到这位乘客穿上救生衣后，才让开船。

他谨负责——

2021年7月，新冠肺炎疫情悄然降临张家界，很多人都措手不及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出现了确诊病例，渡口对面的浦市镇也出现了黄码人员。

姚本亨在接到镇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指示后，严守渡口。整整一个月的时间，平日人来人往的渡口门可罗雀，姚本亨却仍坚守在岗位上，日日守望着江面，劝阻每一个试图偷渡的人。

他无私奉献——

十年如一日，以渡口为家的姚本亨，每每提及亲人，总是很愧疚。2016

年老伴失明，工作繁忙的他却每天只有晚上收工回家才能陪老伴说些体己话；几个外孙出生时都没能去看看，也没能好好过一个年。因为春节是渡口码头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，姚本亨只能怀着不舍，一心投入到码头的工作里。

2021年9月24日，是姚本亨75岁生日。儿女子孙们从外地赶来为他庆生，从下午三点就开始准备大餐。五点半了，催回家吃饭的电话一个又一个，但姚本亨在电话里说：“你们先吃，你们先吃，我马上回。”眼睛却一直望着江对岸。

原来，这天是周五，有个在浦市中学读书的孩子定会乘船回来过周末。他就在那儿等，一直等到最后一趟船接来了这个孩子，才匆匆赶回家中。

十年守望，吹出了姚本亨的皱纹，吹白了他的头发。大家每每赞扬姚本亨的贡献，这位老党员只是微笑着摆摆手，说出来的话却字字铿锵有力：“大事小事总要做点事，钱多钱少都要尽到责！”

随笔

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龙玉纯

雪落他乡

为雪相思，作为一个南方人，我一直想着，要是能来一场北方那样的大雪，抚慰一下相思之苦，那就好了。

我在北京工作过几年，见识过北方下雪的气势与场景：北风刮得呼呼叫，雪花就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，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；不一会儿，地上就白了，房顶上都被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毛毯，就连树木们，也换上了蓬松松、亮晶晶的银装；放眼望去，到处都是白茫茫的冰雪世界。

也许真是气候变暖的原因，现在冬天的气温越来越高了。我记得小时候，乡下冬天很冷，经常下大雪。有一年春节，大雪封门，我和弟弟用了10多分钟推走雪后才打开大门。大雪天并不影响小朋友的活动，家门口那平整的田野便成了我们堆雪人打雪仗和用木板滑雪的乐园。也许是因为过节放假的缘故，哪怕是衣服都玩湿了，父母也不会批评我们，只是反复提醒要小心、别摔跤。

真正玩到开心的时候，我们早就把大人的交待忘到脑后了。有两个场景我至今心有余悸。一个是在山坡上滑雪，坡面陡速度快，非常过瘾，可因为一个小石头，大家在半腰处高速撞到了一起，结果人仰马翻，头撞破了皮出了血，立即被送到村卫生室包扎。第二个场景是邻居老弟滑冰时速度太快，直接就滑进了大水塘上为鱼换气敲碎的口子，好在水塘边有根平时用来赶鸭子的长竹杆，大家齐心协力用竹杆把他救了出来。

那时候我就想，要是有个专门的场地，给小朋友滑冰滑雪，那又该有多好啊！梦想终究会成真，离我家不太远的地方，建成了一个冰雪世界游乐场，这下子，孩子们不会有我们小时候那样的遗憾了。高兴之余我又有了新的想法，什么时候能去北京2022冬奥会场馆看看？我真想去感受一下在一流滑雪场滑雪的滋味。



记忆

教室变迁折射教育光辉

桃江县灰山港镇向阳花学校 文柳英

节假日回爸爸家，我常会见到启蒙老师何老师。师生见面，总会聊上几句关于教育的话题。聊到末尾，她总是感慨：“国家富起来了，现在做老师的可享福了！”

对她的话，我深以为然。单单一个教室的变化，就足以折射出教育的光辉。

一到四年级，我是在一个叫“土坡里”的地方上学。那一间教室简陋至极，推开大木门，映入眼帘的是黄黄的土墙、黄黑的地面。教室前面是一块带支架的木黑板。教室有三个木窗户，冬天，教室冷得像冰窖，我们就往教室

某个角落一站，用“挤油渣子”的方法来取暖。挤一会儿，身子是挤暖和了，可原本就破旧的衣服变得黄黄的，有的还挤破了，回家少不了挨一顿揍。

1995年师范毕业，我被分配到家乡的乡中心小学——源嘉桥小学。学校硬件设施是本土最好的。两层红砖小楼，墙面粉刷得雪白雪白。白墙绿栏杆给人素雅的美。教室南北各有三个大玻璃窗，黑板是水泥墙上刷上黑油漆，漆黑发亮。课桌椅分开，高度也更适合小学生的身高。

天热时，打开门窗，教室里一点也不闷，丝丝凉风轻轻拂过；天冷时，关上门窗，冷风吹不进来，老师和几十个孩子一起学习，室内弥漫着一股自带的热气。

光阴似箭，转眼到了2010年，我工作的向阳花学校，各班都有黑亮亮的金属黑板，清一色的电脑讲桌和投影仪，可以调节高矮的漂亮课桌。老师们上课可以利用电脑播放课件，上传下载视频文件，还可以编辑文件、联网查找资料。

2012年，学校开始安装一体机。老师们可在课件上自由修改，学生可以上台操作，可以在投影台上展示资料，还可以将电脑变成白板自由书写。软件有海量的教学资源任君选择，只要用电子笔或手指轻轻一点，直观形象的教学场景立马呈现在眼前……老师教得轻松高效，学生学得眉开眼笑。

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，我的幸福指数逐年提升。

相映如画



印象

汤青/摄

抒怀

战士与老兵

平江县教育局 吴抄金

《长津湖》电影里战士的形象还有些模糊，我想起了村子东头住有一位年逾90的志愿军老兵。

与电影里器宇轩昂的战士相比，老兵甚至不像一个兵。他身高只有一米六。即使是走路，也肩膀一边高一边低的，难以看出昔日军人的风采。

原本村子也如电影里千里的家乡一样，充满了宁静。老兵对我讲，是日军的入侵打破了这里的宁静。日军不仅对村子发动了空袭，还实行了扫荡，甚至带来了勘探队，不断地探测是否有矿产。这个时候，官军与民兵组成联队，在牛形山头占据有利位置对日军进行了阻击。

何患能记千年事。我确信，家园沦陷、同胞被辱、资源被盗，老兵自小算是入了心。

1950年，美军仁川登陆，入侵朝鲜，兵锋直指我国边境鸭绿江。

国有战。老兵不顾亲朋的劝说，毅然选择了参军。那一年，老兵年轻，刚好20岁。

但战场不似故乡。老兵入朝没多久，就与美军直接相遇。

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，空气中还弥漫着浓厚的雾气，老兵所在的部队突然发现前方的晨雾中间挤出了一排黑色的身影。黑影高大，老兵与之相比，要足足矮了一个头。“是美国大兵。”排长直接发出战争的指令，“开火！”

这只是一小股美军散兵。硝烟散尽，美军被全部歼灭。在尸体横陈的战场，老兵发现，美国士兵不仅武器先进，穿得更要比他厚很多。

“朝鲜战场，苦寒之地，就是不如家乡暖和。”老兵挽起裤脚，告诉我说，“朝鲜一役，就此落下了脚疾。”

战争结束了。

老兵没有籍凭军功留居部队，他

选择回到了家乡。老兵建了两次房子，才最终定居在了村子的东头，正好对望着牛形山的战壕。

算上童年，老兵已经经历了与两国战士的战争。他一生只有两个点：要么是战场、要么是故乡。其他的地方，老兵可以驻足，却不会停留。

去年，老兵摆下了90岁的寿宴，对外宣告了自己的年龄。

前段时间，我回村子，找到了老兵，对他说：“这次，我请你一起看《长津湖》。”

正这样说着，天却骤然冷了下来。昼夜强大温差平添了许多的冷锋，树叶也从葱绿变成了枯黄。冬阳过境，夹带着许多的冰晶从外部袭来。大树依然挺挺，树叶却已悄然飘零。

一如《长津湖》的片尾，让人感到了寒冷与动容。